曹州有骨,烟火传声

□陈庆丽

我是土生土长的菏泽人。牡丹年年开,满城都是香,可我总觉得,菏泽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花,而是人。

我常去古城里走一走。青年湖是从小看到大的地方,这些年变化很大,名字却还叫青年湖。西门里的古街老巷,风一吹,就能听见大人指着范希正的雕像,给孩子讲他当年的故事。

明朝的范知州,修城墙、安百姓,灾年接济饥民,还办起学堂,老百姓念他的好。听得多了,我才慢慢懂了,这种为民着想的温良,是菏泽人本来的样子。

我也常路过点将台路。如今的点将台修进了环堤公园,黄巢跃马挥剑的塑像依旧站在高处。我读他的诗,只看到满心的软——"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一个连菊花都这般心疼的人,只是无路可走,才自己做自己的青帝。

菏泽这片地,有范希正,也有黄巢。一个守住位置造福一方,一个永不低头敢于掀翻天地。地薄水咸,风大沙多,牡丹却长得很好。

前些天我还在琢磨,现在年轻人考公考编太难了,千军万马挤一条路。直到那天傍晚,我站在范公像前,突然想通了:范希正,不就是真正上岸的人吗?成为他那样的人,才是目的。

如今的菏泽,老城热闹,新城崭新。机场有了,高铁通了,公园一处连着一处。可你仔细看,高铁站里的牡丹酥,和点将台边卖烧饼的炉子,都在。落日还在点将台,松柏还在范公祠。

我顺着湖边走去,风还在吹,故事还在讲,忽然懂了——菏泽的好,从不是牡丹盛开那一下的惊艳,是牡丹根扎在盐碱地里,怎么吹都不倒的倔强。

谁不说俺家乡好?

我说好,因为我真的懂它的好——在古城的故事里,在点将台的新貌里,在街头烧饼炉的热气里,在每一个菏泽人的骨子里。

你在的地方就是好地方。你把自己活得更像自己,哪里都是长安。

归"乡"行

□田家轩

周末清晨微凉,我们菏泽曹风诗社二十余位同仁去成武县采风。车过乡道,田野村落唤起我半生记忆——此行我既是远客,也是归乡游子。

此次采风,让我这个"半个成武人"恍惚间又回到了当年在成武工作的岁月。从博物馆的千年文物到女子学校的百年青砖,从文亭山的曾子遗风到文亭湖的万亩碧波,一路景致都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

走进成武县博物馆,新石器时代的陶片、战国的青铜器静静陈列,仿佛诉说着这座千年古县的沧桑;而国民女子学校旧址更让我驻足良久——1919年建校的青砖灰瓦,曾见证鲁西南女子教育的觉醒,如今化作教育博物馆,成为孩子们触摸历史的课堂。站在这座百年校舍前,我想起1975年刚到成武参加工作时,县里还是土路泥泞,如今已是高楼林立、文脉赓续。这份变迁,正是几代人接续奋斗的成果。

真正让我心潮澎湃的,是文亭湖。这片万亩城湖,于我而言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1993年我调任成武县政府副县长,分管农业和财税金融工作,并挂帅负责万亩城湖的开发建设。那时的城湖,还是旧城遗址留下的沼泽,杂草丛生,水质污浊,周边群众苦不堪言。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治理,由我负责,农委牵头,农业、水利、农机三家协同,公安配合,用三年时间将废塘改造成鱼塘,让浊水变得清澈,不少群众还靠养鱼脱了贫。

如今再站在文亭湖畔,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荒凉的沼泽,已化作国家AAAA级景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湖面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与岸边的摩天轮。湖心岛上,郁文阁巍然耸立,外五内九的仿古形制,呼应着《论语》中"郁郁乎文哉"的典故,与文亭山、文亭湖构成"一山一湖一高阁"的景观序列。文亭山上相传曾子与"三冉"会文于此,飞檐画栋的曾子祠,梁间刻着儒家经典,名家书画的底蕴让采风团的诗友们纷纷驻足赞叹。

我们乘船游湖,穿过文澜桥的廊亭,看水鸟掠过湖面,惊起层层涟漪。岸边的摩天轮缓缓转动,与远处的电视塔相映成趣,现代与古典在这里完美交融。同行的诗友们惊叹于文亭湖的布局,有人说胜过西湖,我却觉得,它的美不仅在于景致,更在于那份"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的烟火气——晨跑的老人、嬉戏的孩童、垂钓的闲人,每一张笑脸,都是成武发展的生动注脚。

站在湖边,我忽然想起1997年调离成武时,曾对着这片湖水默默许愿:希望它有一天能变成成武人的骄傲。如今,这个愿望不仅实现了,还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招商引资为荒湖开发注入活力,让荒湖变废为宝,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与坚守,让文脉与生态得以延续。作为早期的参与者,我既欣慰又自豪,这份成就感,比任何荣誉都更让我心动。

夕阳西下,文亭山被镀上一层金边,"文山夕照"的景致果然不负盛名。采风团的诗友们纷纷拿出纸笔,记录下这份感动。而我,这个从成武走出去的老同志,此刻心中只有感恩——感恩这片土地给我的历练与成长,感恩近几届县委、县政府的付出,感恩老伙计们的深情厚谊,感恩新时代的成武,让我看到了家乡最美的模样。

归途中,我望着车窗外渐渐远去的文亭湖,心中默念:成武,我还会再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湖水,都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此生最珍贵的记忆。以诗作结:

文亭湖采风感怀,
半生宦迹忆成阳。
重踏湖山意未央。
旧沼曾挥治水汗,
新亭今览读书光。
郁文阁耸儒风远,
曾子祠深墨韵长。
莫道归人非过客,
一湖碧水照沧桑。



长不过娘的煤油灯

□刘心中

山村的冬夜长,
长不过娘的那盏煤油灯。
天黑了,夜来临,
山村的冬夜冷风吹。
家家户户大门掩,
冷冷清清油灯闪。
母亲双手不停闲,
先去院里转一转,
收拾完灶台去猪圈,
再进屋里添足炭,
大瓷盆里和好面。
拽一拽老大的褥,
盖一盖二小的被。
扫一扫石磨上的灰,
擦一擦煎饼鏊上的霉。
簸箕里的地瓜干,
还没装进囤。
里外全忙罢,
坐在那油灯下,
缝一缝老三的裤,
补一补四妮的袄,
还有公婆的鞋和帽。
油灯的烟熏黑了鼻孔,
昏花的眼看不清针线。
几声犬吠夜更静,
不知不觉又三更,
灯花脆响轻轻爆,
似儿唤娘快入梦。
一年年,风霜雨雪都尝遍,
一口口,酸甜苦辣肚里咽。
长满老茧的双手,
擦一擦眼角的泪花,
捋一捋满头的白发。
这就是六十年代的夜,
这就是勤劳一生的娘。
那个冬夜已走远,
娘的煤油灯啊,
还亮在儿的心上。

成武行(组诗)

□孙新民

伯乐相马吟

枥下神驹藏远志,
尘中伯乐识清光。
休言骏骨无人赏,
自有长风送远骧。
伏枥良驹含素抱,
风尘善相辨玄黄。
休嗟久困盐车下,
待趁云衢奋九疆。

文亭湖偶拾

其一

浅浪浮萍擎碎玉,
斜风曳苇绾轻埃。
一湖幽寂藏微趣,
不与繁花竞上台。

其二

软水摇菱凝素露,
闲波点鹭破苍苔。
微躯自守湖隅静,
懒向尘中逐艳开。